

大师智慧书系

THE MASTER'S
INTELLIGENT
SERIES
大师谈读书

董瑞光◎编著

在大师的文字中体验艺术之美 从大师的思想中体悟生命力量
聆听大师的声音 感受大师的情怀

近距离感悟恒久流传的人类的智慧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大师智慧书系

大师谈读书

THE MASTER'S
INTELLIGENT SERIES

董瑞光◎编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师谈读书 / 董瑞光 编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4
(大师智慧书系)

ISBN 978-7-5387-3565-9

I. ①大... II. ①董...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4911号

出品人 陈琛
选题策划 朱凤媛
责任编辑 苗欣宇 田野
装帧设计 孙 俪
排版制作 沈 荣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大师谈读书

董瑞光 编著

出版发行 /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 /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 / 130011

总编办 / 0431-86012927 发行科 / 0431-86012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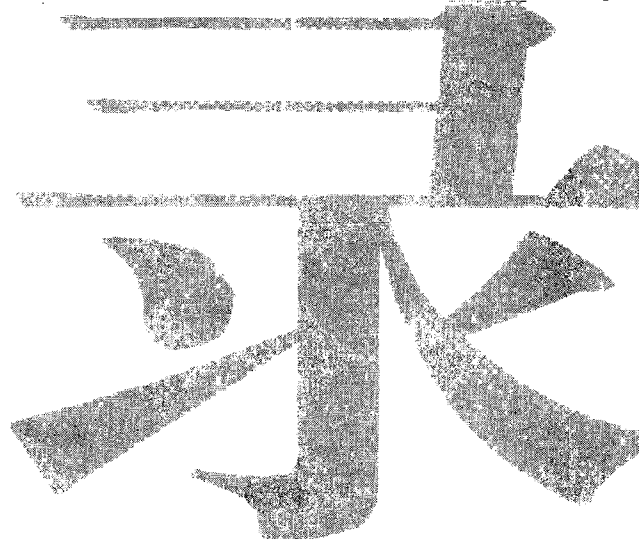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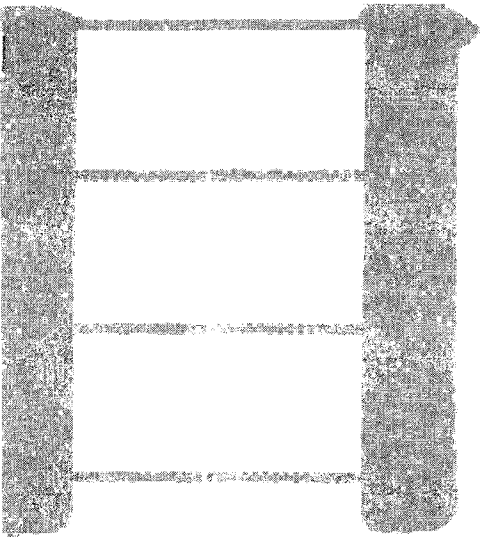
网址 / www.shidaichina.com

印刷 / 北京市通州兴龙印刷厂

开本 / 710×1000毫米 1/16 字数 / 235千字 印张 / 15

版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20.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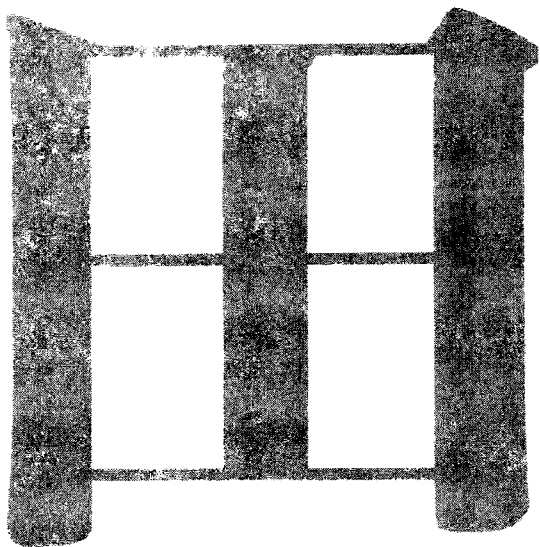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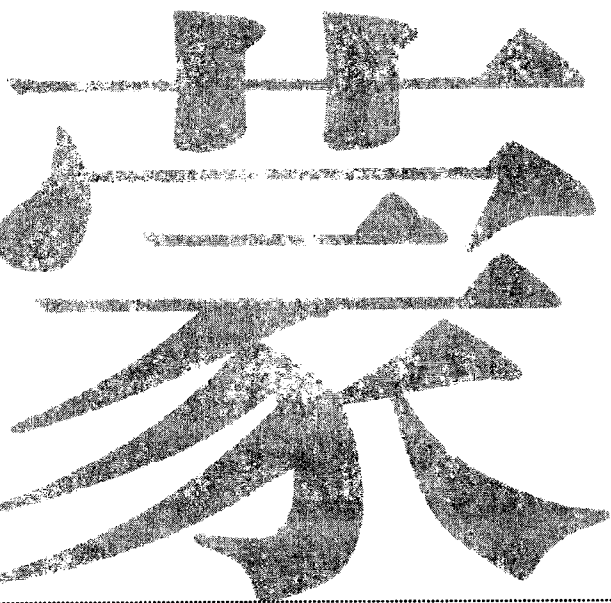


C O N T E N T S

- 蒙田 : 与书交往稳定方便 / 001
- 培根 : 谈读书 / 003
- 阿狄生 : 旁观者自述 / 005
- 伯克 : 时间、地点与书 / 009
- 兰姆 : 读书漫谈 / 013
- 赫兹里特 : 论平易的文体 / 021
- 司汤达 : 《拿破仑传稿》序 / 029
- 欧文 : 造书术 / 037
- 爱伦·坡 : 创作哲学 / 043
- 屠格涅夫 : 两首四行诗 / 053
- 罗斯金 : 谈书 / 057
- 法朗士 : 对书的爱 / 061
- 斯蒂文森 : 乞丐 / 067
- 吉辛 : 历尽艰辛话买书 / 073
- 泰戈尔 : 罗摩衍那 / 079

本森	……	随笔作家的艺术 / 085
加德纳	……	书籍与道德 / 095
罗兰	……	读书杂感 / 097
阿兰	……	读书之乐 / 101
高尔基	……	焚书毁珍 / 105
切斯特顿	……	关于读书 / 107
	……	神话故事的哲理 / 109
	……	谈侦探小说 / 111
	……	为侦探小说辩护 / 114
杰克·伦敦	……	论作家的人生哲学 / 117
伍尔夫	……	我们应该怎样读书? / 121
	……	现代散文 / 132
	……	现代小说 / 139
	……	伊丽莎白时代剧本读后感 / 145
	……	托马斯·哈代的小说 / 152
	……	乔治·梅瑞狄斯的小说 / 161
	……	乔治·吉辛 / 169
	……	《简·爱》与《呼啸山庄》 / 173
	……	《彭布罗克伯爵夫人的阿卡迪亚》 / 178
	……	《鲁滨孙漂流记》 / 185
	……	多萝西·奥斯本的《书信集》 / 191
	……	《多情客游记》 / 196

	奥罗拉·利 / 202
	德·昆西自传 / 210
里贝罗	知识尘埃 / 217
略萨	评《铁皮鼓——鼓声咚咚》 / 223
井上章一	书斋：藏污纳垢的场所 / 231



米歇尔·德·蒙田（1533—1592），法国散文家。

他因论述当代思想与人格的《随笔集》而闻名。这本书采用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很大贡献。

※ 与书交往稳定方便

.....

上述两种交往都有偶然性，并取决于别人。第一种因其寡见鲜有而令人惆怅；第二种随着岁月增长而日渐凋零；故而它们没能满足我一生的需要。与书本的交往，即我要谈的第三种交往，要可靠得多，并更多地取决于我们自己。这种交往也许没有前面两种的诸多优点，但稳定和方便却是它独有的长处。与书本的交往伴随着我的一生，并处处给我以帮忙。它是我的老境和孤独中的安慰。它解除我的闲愁和烦闷，并随时帮我摆脱令人生厌的伙伴。它能磨钝疼痛地芒刺，如果这疼痛不是达到极点和压倒一切的话。为了排遣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唯一的办法是求助于书籍，书很快将我吸引过去，帮我躲开了那个念头。然而书籍毫不

因为我只在得不到其他更实在、更鲜活、更自然的享受时才去找它们而气恼，它们总是以始终如一的可亲面容接待我。

事实上，我使用书本几乎并不比那些不知书为何物的人更多。我享受书，犹如守财奴享受他的财宝，因为我知道什么时候我乐意，随时可以享受；这种拥有权使我的心感到惬意满足。

不管在太平时期还是在战乱年代，我每次出游从不曾不带书。然而我可能数天，甚至数月不用它们。我对自己说：“待会儿再读，或者明天，或者等我想读的时候。”时间一天天过去，但我并不悲伤。因为我想书籍就在我身边，它们赋予我的时日几许乐趣。我无法说清这一想法使我何等心安理得，也无法总结书籍给我生活带来多大的帮助。总之，它是我人生旅途中最好的食粮，我非常可怜那些缺乏这种食粮的聪明人。不过出游中我更愿接受其他的消遣方式，不管它多么微不足道，何况这类消遣我从来不会缺少。

在家中，我躲进书房的时间要多些。我就在书房指挥家中一切事务。我站在书房门口，可将花园、饲养场、庭院及庄园的大部分地方尽收眼中。我在书房一会儿翻翻这本书，一会儿翻翻那本书，并无先后次序，也无一定的目的，完全是随心所欲，兴之所至。我有时堕入沉思，有时一边踱来踱去，一边将我的想法记录下来或口授他人，即如现在这样。

倘若有人对我说，把文学艺术仅仅当做一种玩物和消遣，是对缪斯的亵渎，那是因为他不像我那样知道，娱乐、游戏和消遣是多么有意思！我差点儿要说，其他任何目的都是可笑的。

我过一天是一天，而且，说句不敬的话，只为自己而活：我生活的目的止于此。我年轻时读书是为了炫耀，后来多少为了明理，现在则为了自娱，从来不为得利。过去我把书籍作为一种摆设，远不是用来满足自我的需要，而是用来做门面，装饰自己；这种耗费精力的虚荣心，早已被我抛得远远的了。

读书有诸多好处，只要善于选择书籍；但是不花力气就没有收获。读书的乐趣一如其他乐趣一样，并不是绝对的，纯粹的，也会带来麻烦，而且很严重；读书时头脑在工作，身体却静止不动，从而衰弱、委顿，而我并没忘了注意身体，对暮年的我来说，过分沉湎于书本是最有害健康，最需要避免的事。

以上便是我最喜爱的三种个人交往，至于因职责的需要而进行的社会交往，这里就不谈了。

培根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随笔作家和詹姆士一世的大法官，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近代实验科学的创始人，曾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著有《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新工具》《随笔》等。

※ 谈读书

读书之用有三：一为怡神旷心，二为增趣添雅，三为长才益智。怡神旷心最见于蛰伏幽居，增趣添雅最见于高谈雄辩，而长才益智则最见于处事辩理。虽说有经验者能就一事一理进行处置或分辨，但若通观全局并运筹帷幄，则还是博览群书者最能胜任。

读书费时太多者皆因懒散，寻章摘句过甚者显矫揉造作，全凭书中教条断事

者则乃学究书痴。天资之改善须靠读书，而学识之完美须靠实践；因天生资质犹如自然花木，需要用学识对其加以修剪，而书中所示则往往漫无边际，必须用经验和阅历界定其经纬。讲究实际者鄙薄读书，头脑简单者仰慕读书，唯英明睿智者运用读书，这并非由于书不示人其用法，而是因为其用法乃一种在书之外并高于书本的智慧，只有靠观察方可得之。

读书不可存心吹毛求疵，不可尽信书中之论，亦不可为己言掠辞夺句，而应该斟酌推敲，钩深致远。有些书可浅尝辄止，有些书可囫囵吞枣，但有少量书则须细细咀嚼，慢慢消化；换言之，有些书可只读其章节，有些书可大致浏览，有少量书则须通篇细读并认真领悟。有些书还可以请人代阅，只取代阅人所作摘录节要；但此法只适用于次要和无关紧要的书，因浓缩之书如蒸馏之水淡而无味。读书可使人充实，讨论可使人敏锐，笔记则可使人严谨；故不常做笔记者须有过目不忘之记忆，不常讨论者须有通权达变之天资，而不常读书者则须有狡诈诡谲之伎俩，方可显其无知为卓有见识。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透，数学使人精细，物理学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则使人善辩，正如古人所云：学皆成性；不仅如此，连心智上的各种障碍都可以读适当之书而令其开豁。身体之百病皆有相宜的调养运动，如滚球有益于膀胱和肾脏，射箭有益于肺部和胸腔，散步有益于肠胃，骑马有益于大脑等。

与此相似，若有人难聚神思，可令其研习数学，因在演算求证中稍一分神就得重来一遍；若有人不善辨异，可令其读经院哲学，因该派哲学家之条分缕析可令人不胜其烦；而若是有人不善由果溯因之归纳，或不善由因及果之演绎，则可令其阅读律师之案卷；如此心智上之各种毛病皆有特效妙方。

阿狄生

尤瑟夫·阿狄生（1672—1719），英国政治家、文学评论家。

曾任议员及副国务大臣。曾与斯梯尔合编《闲谈者》期刊，后又主编《旁观者》日刊。

为主要撰稿人，发表了大量提倡道德修养与及文艺评论的文章。

阿狄生还创作了悲剧《卡托》，在当时有巨大影响。

※ 旁观者自述

我曾默察：人当读书之际，先要知道作者肤色是深是浅，头发是黑是黄，脾气是好是坏，已婚还是单身，方才能够欣然开卷，因为诸如此类的详情细节对于正确了解一个作家是大为有利的。为了满足读者这种天然的好奇心，我打算把本期和下期报纸的内容定为发刊前言，介绍在本报担任工作的各位同人。而既然编、排、校之劳主要由我承当，义不容辞，我只好先来介绍自己的生平历史。

我是世家出身。据本村口碑，自征服者威廉时代以来，迄于今日，我家那块小小领地，父承子继，完好无缺，田地草场，亦无寸土增减，就连围墙界沟也和六百年前的一模一样。家人传说：生我之前，母亲做梦生下一位法官。此说之来，究竟因为我家当时正在进行一场诉讼，还是因为家父身为治安推事，殊难言之；而且，周围乡邻还说此梦乃是我一生必交官运之兆，但我没有那样愚妄，不去信它。不过，我一来到人间以及日后所具有的那副庄严派头却跟母亲的梦仿佛有点吻合，因为她常说我生下不满两月，就把拨浪鼓儿扔在一边，珊瑚玩具呢——家人不把小铃铛摘掉，我也不要。

此后，我的幼年时代可就无甚出奇之处，因而略过不提。我只发现，在我尚未成丁之年就以少年老成、郁郁寡欢而出名，只有教师对我偏爱，说我生性稳重，有厚望焉。进入大学没有多久，我便以沉默寡言而著称：八年之中，除了学院里的公开答辩，我说的话满打满算不到一百个字；而且，我在一生中也不记得什么时候一连说上三句话。我身在学府，一心向学，孜孜矻矻，无论古典文字、近代语言，凡属名著，几乎是无所不知的。

家父去世，我决心到国外游历。离开大学时，别人给我的评语是：生性古怪，莫测高深，学识渊博，难得外露。一种永不满足的求知欲迫使我走遍欧洲各国，为的是查访奇闻逸事。不仅如此，好奇心既经点燃，遂越加不可收拾，我一读到某些名人关于埃及古迹的争议，立即远航开罗，专程去把某一金字塔的高度丈量一番，待到弄清尺寸，匡正谬见之后，便心满意足，登程归国了。

近数年来，我在本市度日，公共场所，常去常往，但真正了解我是何许人的知交一共不过半打之数——对此诸君我将在下期专门给以介绍。众人会集之地，莫不留下鄙人踪迹。有时，我在威尔咖啡店，置身于政界人士行列之内，侧耳细听他们在自己小圈子里的叙谈。有时，我抽着烟斗，坐在柴尔德咖啡店里，仿佛一心一意看《信使报》，却把屋子里每个茶座上的谈话都偷偷听在耳中。星期天晚上，我在圣詹姆士咖啡店出现，有时参加他们密室里的政治会议，不过我在那里只是聆听高论，以广见闻。此外，在希腊人咖啡店、可可树咖啡店，以及祝来巷和干草市场两家戏院里，我也都不是生客。十多年来，交易所的人一直把我当作是个生意人；而在约拿丹会馆里的股票商又把我当成一

个犹太掮客。总之，只要有人三五成群，我便周旋其间，但只有到了自己的俱乐部里，我才开口。

这样，我在世界上生活着，与其说是人类的一员，不如说是人类的旁观者。靠着这种办法，我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理论上的政治家、军人、商人、艺术家，但对于任何实际事务我全不插手。我也精通做丈夫、做父亲的道理，对于别人在持家、办事、娱乐当中的毛病，看得比他们自己还要清楚——这是因为棋走错了，旁观者总很容易发现，而棋局中人自己倒往往浑然不觉。我从不作出拥护任何党派的激烈表示，在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之间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除非某一方面的人向我挑衅，逼人太甚，我只好亮明观点。一句话，我在人生各个方面都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而这也就是我要在本报中所要保持的特点。

我谈出自己以上这些经历和特点，为的是让读者了解：我担任目前这个工作并非滥竽充数。

至于我生平遭遇中的其他详情，自然要在今后适当时机穿插到各期文章之中。同时，我每想到自己如此经多见广，勤学博闻，却生成一副沉默寡言的脾气，不免自谴自责，觉得纵然一无时间，二无兴趣通过言语把满腹才情向人全盘道出，总还可以诉诸笔墨，在一息尚存之时尽可能把自己的一得之愚公之于世。朋友们也常向我提醒：那么多有益于世道人心的见解，却埋藏在一个不爱说话的人的肚子里，实在可惜。有鉴于此，我打算每天上午发表一整张随感文字，以飨时人。我想，对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不管能够醒倦破闷也好，兴利除弊也好，只要稍稍有所贡献，那么一旦上天召唤，逝此以去，回顾一生，总算没有白白度过，也许是可以暗暗宽慰的吧。

但是，有三件大事，我在本期并没有谈到，而且，为了某些重要原因，暂时还要秘而不宣——我指的是我的名字、年龄、住所。我认为，读者的一切合理要求都应该予以满足，唯有这三件事，虽然明知它们也许足为本报生色，我仍然下不了决心将它们公之于众。这是因为：这些事一旦公布，多年来我默默无闻、安之若素的生活就要打破，我就不得不置身大庭广众之间跟各种人寒暄、应酬——而这偏偏是我所非常讨厌的事，因为我最感痛苦的莫过于被人找

着攀谈、或者成为众目睽睽的目标。为了这个原因，我只好对自己的肤色和装束也保守机密。不过，随着报纸不断出版，也许我不定什么时候会把这两点透露出来。

关于我自己的事说过了，明天我将介绍在本报和我共事的各位先生。因为，我曾在前边透露，办报的计划，乃至一切重要事项，都是在一个俱乐部里制订、通过的。不过，朋友们既然让我出头露面，凡是有意和本人通信者，请将信写到“小不列颠区，巴克莱出版所，旁观者收”。我再告知读者一句：我们俱乐部仅在星期二、四两日聚会，但我们的编辑部每晚有人值班，负责审阅对于促进公共利益有所帮助的稿件。

伯克

埃德蒙·伯克（1729—1797），英国政治家、散文家。

重要著作有《关于法国革命感想》《关于目前不满情绪根源感想》

《论美洲的赋税》《论与殖民地的和解》《关于刑法写给爱尔兰一位贵族的信》

《论在印度发了财的欧洲人的私人债务》等。

※ 时间、地点与书

真正的嗜书者不管读哪一本心爱的书，对时间和地点总很讲究，唯有这样，才能在书中探骊得珠。但也有那么一种书蠹，随时随地随便什么书都看得下去。有一天我就遇到一位老兄，竟在地铁里看起斯摩莱特来。这种人并不真的爱读书，他们不能品味自己手中的读物，只是囫圇吞枣而已，自然也未领略到其中的韵味和风致，因为这种妙境只是在相宜的阅读环境才会出现。所谓相宜的阅读环

境，不过是比照所读书的神韵而言，斯摩莱特与地铁彼此就未免太不相契了。

譬如，在乡间栽有雪松的草坪上，就不大容易从人称的“露天读物”中萃取菁华，它们只宜在城里楼房的内室中阅读。就我本人而言，像如下的诗句：

呵，它传到我耳中，恰如迷人的索斯
 在紫罗兰的堤上絮语
 送来又带去馥馥的香气

它们在肯林顿的卧室里读来妙不可言，但萨里的乡间小路上回味时味道就差远了。

我不会在山顶读理查·杰弗里斯。书断不可与绿叶、蓝天和红日共处，否则，眼前的现实将会扼杀读书时产生的幻想。对柯罗相宜的阅读处所是空空如也的房中，而坐在树枝上翻他的作品简直是罪过。

同样，在僻静的农舍读城市文学会情趣盎然；游记属于火炉旁的伴侣，不要在班机去浏览它。在田头地角受宠的作者，写不出精神历险与探幽的大部头。粗汉最爱的作家是纳·古尔德之流，而文人则青睐诗人和闲适的小品文作者。

某些见地不同的人可能会说：“床边读物”只是一种任性的分类，并无事实上的依据。我觉得这种看法有问题。显然，有的书只宜于在床边翻，有的书则须在图书馆里啃；有些书应在火炉旁浏览，有些书适于茶桌上品尝；有些书让人凌晨朗诵，有些书供人下午解乏，有些书作为夜晚消遣。我的一位朋友还创办了一种杂志，名为《H与C》，是专为沐浴时浏览的。

读那些死里逃生和离奇感人的故事，床上实在是个绝妙的处所，在那儿你与世隔绝，甚至也与你自家住宅或套间隔离开来。电话铃响了，就让它响去；邮递员敲门，就让他敲好了。既已脱衣上床，离地板三尺，自然高出于营营攘攘的尘世之上。你像神仙般仰卧白云，心境冲淡超逸，一尘不染，静观人间凡夫俗子困扰与纷争的故事。床上是读《金银岛》和《诱拐》的所在。浓雾迷天的伦敦之夜，在公共汽车上读沙克尔顿的《南极》会一无所得，你完全被自身的危险处境所占据，因而对这种探险的书失去了敏感，还是让它在床上来陪伴你吧。不

过，千万别把斯威夫特带到床上来，他在床上会像刺一样蜇人；马·比尔博姆和安·弗朗斯也太精了点儿，做不得床头的好伙伴。

冬日晚饭后围坐火炉旁，捧一本离奇的流浪汉小说，此刻就别提有多惬意了，如《匹克威克》《兰登》《吉尔布拉斯》《唐·吉珂德》都行。要么找一位闲话栏作家来聊一聊也不坏，像亲切随便的《霍埃利亚尼书简》的作者豪厄尔就是合适的人选，格拉蒙特、佩皮斯、鲍斯韦尔、伊夫林、格洛劳等作家同样说得过去。

精微深致之作宜于白天阅读。阳光明媚的早晨或午后，正好把简·奥斯丁、盖斯凯尔夫人和皮科克找到窗前谈心，而《修路工》和《垂钓全书》，以及大部分斯蒂文森的作品也可选在此时细嚼慢咽。梅内尔夫人的小品当在下午消受，《拉文格罗》和《圣经在西班牙》则可用于消闲的夜晚。我曾试过深夜翻阅《模仿基督》，随之又不得不把它搁到一边，换一本帕特森的《道路》；至于烈日炎炎的盛夏，我非丢开赫·梅尔维尔不可，转而去亲近《感伤的旅行》。

有些人在海边漫步处和沙滩上打开书，这种场面是我亲眼所见；至于他们读的是哪类书，是否真的读进去了，我不得而知。不过，单是如此尝试已足使我惊诧。我在户外的强光下，甚至连报纸上的章节也弄不懂，小说中密密麻麻的拼写符号就更是活像字妖。只有极少数优雅的诗人，如洛弗莱斯、赫里克、坎品、丹尼尔、德拉蒙德、德雷顿、考利，允许我们或是在夕阳西下的凉亭上，或是于河边树荫覆盖的孤舟中，分享他们心灵世界的美妙。但是，没有印刷品在晃眼的阳光下，会给人带来精神的快慰。

除了床上以外，阅读描写神话英雄一类的东西，最佳的地方就要数教堂顶上放置风琴的楼厢了。在中学念书的最后一年，我是学校教堂里的风琴手。每当布道、演讲、祈祷之际，我总是安稳地藏在那儿绿呢窗帘的后面，房中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四周是着色的玻璃窗，透过一个窗户上的小孔，眺望远处的青山、白路，聆听路上的马嘶。此时此地正合我的心意——这正是捧读哈里森·安斯沃思作品的好时光。

(戴建业译)